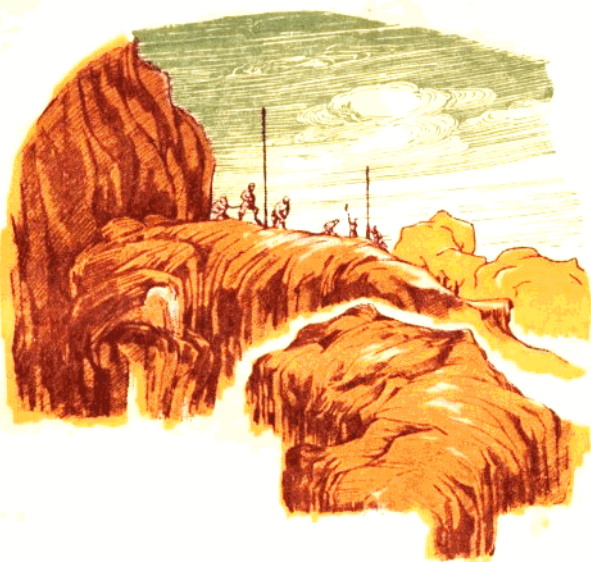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战斗在大石山上

楊美清 著

4683

統一書號：10078·1223

定價：一角八分

目 次

一	夜	1
二	早晨	7
三	霧	10
四	大雨	14
五	跌下懸崖	20
六	夢	24
七	在傍晚的時候	29
八	支部大會	35
九	篝火堆旁	42
十	初雪	47
十一	戰勝懸崖	52
十二	太陽出來了	59
后 記		62

一 夜

皎潔的月亮，穿过樹枝牆的縫隙，射進篷子裏面來了，照在大伙兒的被子上、臉上、踏腳板上和米袋子上，亮晃晃的，比煤油燈還要亮得多。

睡在篷子裏的大伙兒，這時都已“呼呼”地沉入夢鄉了，只有吳健林還睜着眼睛躺在鋪上，兩只手叉起挽在頭腦殼上，一時望望篷頂，一時望望大伙兒睡得正甜的面孔，吸呼着篷子上樹葉的新鮮香味。他在獨自的回想着過去一個多月的工作，考慮着從明天起又要在這個新的地區開始新的工作了。

他們這個立杆組隨着工程隊，一連已工作了一個多月另二十三天的，架了兩百多公里棧路，現在到了這拔海三千多公尺高的大石山上，這是最後一段工程，翻下山再架三十八公里，就可以抵達預定的地方了。但這一段也是最艱巨的一段，因為高山上沒有人家住宿，氣候經常變化，工作起來也不像在平地上那樣使得上勁，特別是要在懸崖絕壁上豎立起的那幾棵杆子，操作起來更困難。放棧組好像是怕他們完不成任務會影響他們工作進展似的，今天上午還特地送一個挑戰書來。挑戰書的開頭就寫着：“我們全組的同志，都認識到整個工程隊就像一部大發電機一樣，哪一個組進展慢了，就要阻礙別的組，就要影響整個工程隊的工作進展……”當吳健林接到這個挑戰書時，就獨自的說：“是的，就像發電機一樣，一顆螺絲釘出了毛病，一部大機器也就要停止轉動了。”不過大伙兒都懂得：

架这条綫路是为了巩固國防和建設边疆，任务是非常重大的，这些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，个个情緒都很高。上午堅到半山腰，为了使食宿地点离工地近便些，下午才將住地搬到这山頂上來，一个鐘头都沒休息，就忙着盖起了这个新篷篷，同时勇敢的向放綫組提出应战条件——保証按时完成这段最艰巨的豎杆任务。

吳健林是立杆組的組長，一个多月來，白天帶着大伙兒在工地上工作，晚上忙着檢查工作，向隊里彙報，夜里还有个怪習慣，愛想想这、想想那的，經常到半夜都睡不着覺，平均起來每夜的实际睡眠時間，最多也不过五、六个鐘头。这些日子來，眼睛紅紅的，眼窩微微落了下去，大概也是因为在工程隊上忙的关系，頭髮長得好長，臉上顯得更加黃瘦蒼老了，虽然只是个三十开外的人，看來就像有了四十歲的样子。但在他自己想來：自己却是非常年輕的，他覺得能够参加这次建設边疆、巩固國防的綫路工程，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情。他常常想着：当这条电綫架通了，首長們講起電話的时候，一定会想到这是架綫工人們在这崇山峻嶺人烟稀少的地方，通过千重山万条河，克服一切困难，一滴汗一滴血的劳动的成果啊！我怎能不为参加这次工程自豪呢？因此，他干起活來精神抖擻，一分鐘都舍不得休息，在他臉上任何时候都找不出半点疲倦的神色來。

这时，吳健林正在想着：虽然自己没有山上住过，还摸不透山上气候的变化，但在山脚下做工时也見到过，这山区的气候是一天十八变的。万里無云的晴天，在一陣狂風之后，就会突然下起雨來；气候要再变冷，很快就会飄起雪花。真的要

在山上碰到雨雪，不能按时完工下山，不但是全組計劃不能完成，更嚴重的是要影响到整个工程隊的工程進展，那又要使國家遭受多大的損失啊！他又想到：在下山的崖坡上，有四棵杆子要豎在很陡的懸崖上，怎样豎法还是个很重要的問題。自己干了十多年的棧路工作，在这样險的地方豎杆子却是大姑娘坐花轎頭一回呢！要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，管他媽的，只要同測量組商量一下，就繞它个五里十里路，找个好架的地方架架，管它浪費材料不浪費材料。今天可不行啦！今天是为咱自家干活，为了國家工業化，大家过好日子，能節省点材料就要節省点材料，天大困难也要把它克服……吳健林正在想着想着，腦子里忽然又想到張耕農昨天要請假回家的事情來了。当时，吳健林就找他談了兩個多鐘頭，可是張耕農的思想仍然沒大搞通，本來准备今天再找他談談，可是事情太多，沒抽出空來。想到这里，他就偏过头去，看看睡在篷左角上的張耕農。長長的臉，光光的下顎，一对黑眉毛長得那么濃密，紅黑紅黑的臉皮給月亮照得有点發光，顯得那么結实。他心里說着：“这是个多么好的土族青年呵！”但这又引起他想到一件重要的事情來了！根据他以往在工程隊的經驗來看，自然界的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困难；但是，如果大伙兒思想上有包袱，自然界的困难就会成了無法克服的困难。特别是从一个地区轉到另一个地区的时候，最容易發生思想問題，如果沒發現思想問題，或者發現了不及时的加以解决，就会影响任务的完成。自己还是个共產黨員，在支部会上，江隊長和馬指導員一再強調這個問題，这是党交給自己的任务。当他想到这里，大概是为了还要繼續想下去吧，就翻身坐了起來，伸手从枕头

底下摸了一支香烟，慢慢地放到嘴边，又“啪”的擦了一根火柴。这下把睡在身边的李愁驚醒了，李愁把被子一掀，“呼”的翻了个身，轉过头來一看，吳健林正在擦火柴点紙烟哩。李愁一点也不驚奇，因为一个多月來，他夜里睡醒來見到吳健林在吸烟，已經不下五六次，也就視為常事了，只是眯斜着眼睛眯着：

“吳組長，身子是革命的本錢，快睡吧！”說了，又閉起眼睛，被子扯到一边，就光着半个膀子睡了。

“哦，抽了这支烟就睡了，你睡吧。”吳健林說完就伸过手去將李愁的被子扯了扯按了一按，又繼續的吸紙烟去了。李愁感到吳健林就像母親一样的关心着自己。

吳健林的一支烟吸完了，李愁还没有睡着，他在想着：吳組長一天到晚就跟一个鉄人一样，簡直不曉得什么叫疲倦，共產黨員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。他轉了一下头，斜着眼睛看看吳健林，吳健林还没有睡下，眼睛望着篷頂，一定又是在想什么心事了，因此他就一骨碌翻起身來，对着吳健林輕輕地問道：

“你又在想啥子？”

“你可知道最近几天來，我們組里面有沒有什么思想情况？張耕農今天怎么样了？”吳健林本來不想讓李愁起來的，免得耽誤他的睡眠，不过李愁一下子爬起來了，沒來得及把他按住，因此也就低声地問他。

“呵，我忘了告訴你，他媽的，今天中午張耕農偷偷地在哭哩！我看見了，叫他不要哭，他還要哭。”

“小声点，小声点。”吳健林怕攪醒別人，怕讓張耕農聽見，就連忙擺着手。

“他媽的，我叫他不要哭他倒越哭得厉害。”

吳健林知道李愁这个人一向是大喉嚨的，就扯一扯李愁的膀子說：

“我倆穿起衣服出去扯扯好吧？”

“要得，要得。”李愁說着就把衣服朝身上一披，拖着鞋子，“嘩啦”一下把擋門的柴捆拉开出去了。

“你們在干什么呀，睡着又給你們驚醒了。”鋪上有人有点生气的說着。

“起來解手把柴捆絆倒了，对不起，快睡吧。”吳健林答着，轉身走出了篷子的門，又輕輕地把柴捆塞上，同李愁走到前边一丈多远的一棵避風的樹根底下坐下來，慢慢地向李愁問着：

“張耕農为啥子哭的？”

“他呀，那个思想頂不开展，不懂得架电綫是为了巩固國防，是为了建設他們自己的家鄉，他自私自利，說这个工作太危險，万一从杆子上掉下來就沒命了，又說吃不下苦，要想回家盤庄稼，怕上面批不准，就躲在电杆后边，自个的淌起猫尿來了。”

“你向他解釋了沒有？”

“解釋啦，解釋又解釋啦。”

“你是怎么解釋的？”吳健林又問道。

“我說，有啥子哭的呀，今天当上了工人，建設社会主义还不是頂光榮的，还要怕危險，还要回家盤庄稼，这点都不懂，真是沒得社会主义覺悟。”李愁觉得張耕農思想很落后，說話时很有些生气：“可是他还是哭。”

“后來你怎样同他談的呢？”吳健林再進一步的問。

“后来呀，我说：你这人真沾污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光荣，你看哪一个像你这样落后，我们不批评你，你还有脸见人吗？”

“老李，”吴健林亲切的拍一下李愁的肩膀说：“他是才进来不到三个月的翻身农民，又是个少数民族，我们领导他工作，他有思想问题，要好好向他解释，耐心的帮助他，不能光埋怨人家落后。”

李愁这时才察觉了吴健林是在说自己不对，是在批评自己，而自己却不知道，还在认为自己说的挺对哩！忽然感到有些不好意思，脸上有些发热；不过，他觉得自己还是有些理由的，于是他微微地抬头看了吴健林一眼说：

“少数民族，少数民族多呢？哪个像他，丽江綫路段的罗段长还不是土族，人家思想多进步，工作又好，还是个共产党员呢，哪像他。”

吴健林听了笑了笑说：“罗段长是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？他五一年就参加工作了，党对他教育培养了四、五年了。张耕农参加工作才三个月都不到，怎么好拿他去比哩。”吴健林看了李愁一下继续说：“你在五〇年参加工作后，还不是闹过情绪？”

李愁给吴健林这番话说得更有些不好意思了，脸上更加发热，有些火辣辣的，他慢慢地低下了头，半天都没说话。吴健林已察觉李愁的窘态了，有些懊悔，刚才不该提得那么直率，就调换口气说：

“你的意见原则上是对的，但在方式上应该注意，否则别人接受不了你的意见，收不到好的效果，特别在对待兄弟民族的职工，更应该耐心的帮助他。”

李愁听了这样一說，心里好像又得到一些安慰似的，剛才的一陣窘，仿佛早不存在了，又昂起頭來像作個建議似的說：

“这家伙落后的确很落后，我是沒法子去教育他，你明天找他談談吧。”

“对，”吳健林知道同李愁說講究方式的問題，他是一向做不來的，也就只好說：“我明天去找他談談。”說着兩人回到篷子里睡覺去了。李愁朝鋪上一倒不久就“呼呼”發出鼾声了；可是吳健林還沒睡着，他还在想着明天的工作。

二 早 晨

大概也是太勞累了吧，已經是早上六点多鐘了，大伙兒都還睡得呼呼响，一夜都沒睡好覺的吳健林，这时也安了神，睡得挺香甜，樹叶子掉下來盖在他的眼睛上他都不知道。

趙鬍子到底是个上了年紀的人，不比年青小伙子，虽然头天的活做得他腰痛腿酸的，但一到第二天早上，就跟自鳴鐘一样，会按时醒來。平常在家里他还有个習慣，醒了总愛在床上挨它个十来分鐘热被窩子，但他自到工程隊上却不同了，他想，炊事員老楊是个做事手脚并不快的民工，要不早点起來帮他忙，說不定就会不能按时开飯，那就要延誤上工的时间，也将会影响整个工程的完成时限。

趙鬍子起來輕腳輕手的走出篷子，四面黑得什么也看不見，可是靠篷子西北角的一顆大樹下，却燃着熊熊的大火，不用說，这是老楊在燒飯了，他就大步的向那里走去。

“趙師傅，那么早就起來了，來烤火吧。”

“有什么要帮忙的讓我來帮帮忙吧？”趙鬍子說着就弯腰

搬着水桶，准备帮老楊淘米，前些日子他也常在这时候起來幫着淘米。

“米淘过了啦，一切都准备好啦，烤火吧。”

趙鬍子那会真的舍得把時間用來烤火哩？他想：既然他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不如去把工具收拾收拾，因為他們是昨天才搬來的，各样东西乱得很，現在把它收拾好，吃了早飯，就好一点不耽誤時間，拿起就能上工地去。趙鬍子心里这样想着，脚也很自然的朝旁边放工具的松樹根底下移动，去整理工具去了。

趙鬍子把工具全整理好了，抬头一看，天还没亮，覺得再沒事可做了，好像有些發急的样子。他直起腰來，再次認真的对四方看看，不觉的“呵”了一声，原來天已矇矓亮了，只是被篝火照得好像还没有亮一样。但是今天与往日有些不同，四周白霧霧的，山呀、樹呀什么也看不見，就像給烟幕彈籠罩住似的，这一下給他的心上像墜上了一个石头的一样，不禁的喊了一声：

“糟糕，霧这么大，真是我活了五十年还是第一次見到哩。”

趙鬍子拖着沉重的步子走進篷里，見大伙兒还睡得正甜，小王的头也不知是在什么时候从枕头上滾下來的，鼻子就挨在李悠的脚指头上，“呼呼”的打着鼾声，好像聞得怪有味的哩。

“快起來，快起來，你們看，天气变了。”

这一下把大伙兒都喊醒了。小王好像是第一个被喊醒的，一骨碌翻起身來，鞋子都未來得及穿，就跑出去一看，天真的变了，可是他并不煩惱，反而更加有了勁头一样的說：“大江大嶺都過來啦，还怕它起霧？”

本來趙鬍子覺得小王這話說得不太對，年青小伙子不曉得考慮起霧會給技術上帶來的困難，單純的憑熱情，憑蠻干；但他轉而一想，小王這話還是正確的，說出來可以鼓勵鼓勵大家的情緒，他自己也好像受到了鼓勵一樣，勁頭比進篷子來時大了，順手拍了拍小王的肩膀，噙着滿腮的鬍子，贊成的說：

“對！三百多公里都堅了過來，最後這點困難還能克服不了？”

李愁兩手攙着褲子也跑了出來，兩只眼睛對四邊直看，就像戰場上的指揮員在緊急情況下，選擇地形一樣的，可是什麼也看不見，就大着嗓子說：

“他媽的，管它，不要說起霧，就是下雨、下雪、下冰雹，我們也要完成任务。”

李愁說完又走進篷子一看，大伙兒都起來了，只有張耕農還睡在鋪上，這真把李愁肚都氣炸了，臉都紅到耳朵根子，氣沖沖的把他自己和趙鬍子的被子朝張耕農身上一掀，厲聲的說：

“天起大霧了，一點不着急，還倒着不起來，你要睡，讓你睡到明早上去。”

張耕農沒有答話，嚥着嘴慢慢地爬起來坐在床上穿衣服，也不知怎麼的鼻子忽然一酸，眼淚又滴到被子上來了。

“張耕農，”吳健林裝着沒有看見他在哭一樣的親切地喊着：“起來吧，快要吃飯啦。”

李愁這時才忽然想起昨夜里吳健林同自己說的話。“人家是初來工作，又是兄弟民族，不能光埋怨人家落后！”他怕吳健

林会当面批評自己，就連忙的说：

“快起來，要吃飯了，快起來，要吃飯了。”話还未說完，就急忙轉身去拿大伙兒的雨衣去了。可是站在他身边的小王就好像是他的对头一样，偏不放过他，一把拉住他的膀子說：

“你把人罵哭了，还要像哄小孩子似的，叫人去吃飯呢！”

這話把吳健林和趙鬍子都惹笑了，連張耕農自己也不知怎么的在肚子里也笑了一下。

“飯好了，吃飯啦。”这是老楊在喊，大家都爭先恐后的吃飯去了。

三 霧

吃过早飯，霧气仍很濃厚，四方就像圍上了帳幕一样，对面一丈远就看不見人。

大伙兒都扛着工具向工地走去，吳健林走到最前面，低着头一边走一边焦急的想着：这样的大霧，立杆是困难的，是不是休息一天等霧散了再豎呢？按說一个多月都未休息了，有的脚弄破了，有的手磨起了血泡，倒也應該休息一下。可是一休息就要阻碍了后面放綫組的工作進展，再說下起雨雪來那就更糟糕。怎么办呢？用什么法子來豎呢？虽然大伙兒热情很高，但不能光憑热情高來硬干呀！当他想到这里，又抬起头來向前面看看，举起手把眼睛揉了揉，好像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遮住他的視覺一样。走在最后面的趙鬍子，与大伙兒拉了兩丈多远的長距离，不断的昂头向四方看天色，也在默默的焦慮着。只有小王还是一走一跳的，永远是那样快活，好像一点也没注意到天气变化給豎电杆帶來技術上的困难，还在那里十

分有勁的唱着：

崖畔上開花崖畔上紅，
受苦人盼着那好光景，
有朝一日翻了身，
我同我干妹子結個婚。

.....

一到工地，小王還沒等大伙兒把腳跟站穩，就把扛的打洞鏟子向地下一擲，大聲的催着：

“干呀，干呀。”

李愁把雨衣向地上一放，一下就抬起電杆來，偏過頭來一看，除了小王外，其他一個人也沒動手，就生氣的大聲說：

“還不動手，來干叉腰活的呀？”

站在旁邊的張耕農听了李愁這樣一說，只得慢慢的彎下腰去扛起電杆的另一頭。

“這樣大的霧怎麼豎呀？”

“是呀，一丈遠都看不見人，五十公尺杆子距離怎麼能看得見對直綫呀？”①

“五十公尺？你看，豎起來叫你連杆梢子都看不見。”

“.....”

大伙兒七嘴八舌的嚷了起來，李愁一听這話，就認為大伙兒是有意在找偷懶的借口，以蓋倒一切的大嗓子叫着：

“不管，不管霧不霧，就這樣硬干。”

“讓你去硬干。”一向直來直去的趙鬍子在旁頂了他一句。

① 豎電杆必須對直綫，才能使電綫架上松緊均勻，不會發生斷綫和絞綫。

这使他感到一阵不愉快，心想：他媽的，你來到工地不干活，我叫你干活，你不接受意見，反而來同我吵架。他抬头一看，吳健林站在那里，呆呆地看着，一声也不响，忽然对吳健林也有起意見來了。他觉得吳健林是个領導，又是党小組長，看着趙鬍子毫無道理的頂自己，也不作个公正人來批評他，反而在那里像沒看見的一樣，裝聾裝瞎的。他越想越生气，滿肚子吵架的話都已來到嘴邊了；可是他又意識到趙鬍子是全組技術最好的人，平时对自己也還不錯；拿吳健林來說，一向在他心目中是有威信的，因而剛才那股火气下降了一半，也就忍下來沒有再說什么了。

“我同意李慈的意見，我們就这样豎。”一个方方的臉，胖胖身子三十來歲的人在李慈旁边說。

“老魯，你不想想豎起來叫放綫組怎樣來架綫，就是架起來，能不能打通電話呢？”趙鬍子生气的問道。

“这是客觀原因，沒得办法，我們只要把杆子豎起來，就尽了我們立杆組的責任。放綫組好不好放綫，那是他們的事情。”魯方爭辯着。

“同志們，”这时吳健林說話了，“今天我們到这个新的地段來工作，这里的工作比我們从前立杆的地段困难得多，但是为了建設边疆，巩固國防，这个工作是非常光荣的，而且一定要按时完成……”吳健林將脚移到一个倒在地下的电杆上站着，繼續大声的說：“同志們，今天霧这样大，从这棵电杆脚根看不清那棵电杆，沒法子对直綫，我剛才想了好久，沒想出个好法子來。不过，我想在我們工人階級前面是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的。三个臭皮匠能合成一个諸葛亮，我們大家來共

同想想法子……”

“我看天上起霧，又不是個技術上的問題，沒得法子想的，不要老是耽誤時間，我提議就這樣硬干。”李愁还未等吳健林的話音落，就舉起手來，大聲建議。

“我看硬干就是白干。”站在小王後邊的一個人又頂了李愁一句。

“我提議叫老趙出來談談法子。”站在李愁身邊的另一個人提議，所有的人都很自然的把眼睛向趙鬍子看去，因為全組哪個都知道，每逢工作上遇到難以解決的困難，發動大伙兒想辦法的時候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辦法都是趙鬍子想出來的。

“對，老趙提一提。”吳健林同意的說，但馬上好像覺得有些不妥當的樣子，又補充上了一句：“不過我們每個人也都要開動腦筋才行。”

“我也想不出一個好的法子來。”趙鬍子那響亮亮的聲音，開始說話了，“我想了好久只有一個法子，就是先把杆子豎起來，不塞土，不對方向，等到霧散了，再對直綫，塞土，大家研……”

“要得，要得，老趙這個人硬是不錯呀。”在旁邊沉默了大半天的小王，這時一股勁跳起來大聲的贊成着。

“哈，哪比得上你呢？”趙鬍子聽了小王的話，好像有些是在諷刺的一樣，不過拿小王這個人來說，趙鬍子倒也沒有再想下去，只是順嘴同他開一句玩笑算了。

“對，這個法子的確很好。”

“我也同意用這種方法。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大伙兒一致贊成。

“好，那我們就開始工作。”吳健林如釋重負似的說着，馬上彎下腰去扛起一棵電杆的一頭，趙鬍子扛起另一頭。大伙兒跟着一齊開始干起來了，你一肩他一叉的，愉快快樂的投入了戰鬥。動人而熱情的歌聲，響徹了靜寂的山崗：

滿山大霧罩四方呵，
架綫工人們心不慌，
拿起工具上工地，
嗨嗨！
為了建設邊疆，鞏固國防，
我們戰鬥在邊疆的山崗，
.....

四 大 雨

大霧仍然籠罩着整個山崗，周圍什麼也看不見，只聽到熱情的勞動歌聲。

小王拿着鋼叉，走到張耕農面前說：

“老張，這玩藝你會不會使用呀？”

“不大会，”張耕農冷冷地答着。

“哈！”小王熱情的說：“這玩藝要會才行呀，它在我們立杆組里特別重要，就跟步兵要會放長槍，木匠要會砍斧子，你們土族青年個個都要會吹簫笙一樣。我初來時也不會使用，有一次，趙師傅教我使，我一看，心想：這玩藝还用得上我兩手？于是我拿過鋼叉就撐，哪知柄子沒有掌穩，鋼叉朝左邊一歪，李慈正站在左邊，我急得大叫起來，虧得趙師傅兩步走過